

架上

既可以直接感受北大课堂的现场气氛，也可以跟着老师一遍遍地进行实操练习

## 谁把金针度与人

□方刚

期待已久的《中国书法十五讲》终于拿到手了，迫不及待打开快递包装，欣喜地发现书籍装帧是我最喜欢的平装本，朴实无华、使人亲近，一如方建勋老师在北京大学校内公选课《书法审美与实践》的授课风格。说到公选课，不得不说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更大惊喜，方老师居然贴心地在每一讲的开头都附了一个二维码，手机一扫就可以观看对应章节的公选课高清视频，书后还有15个经典碑帖的临习示范视频，读者既可以直观感受北大课堂的现场气氛，也可以跟着老师一遍遍地进行实操练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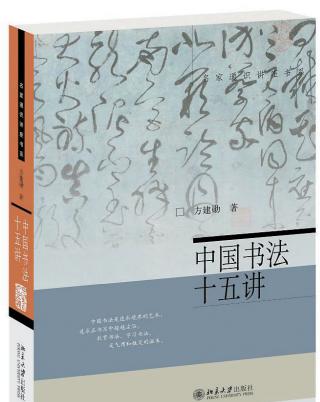
粗粗翻阅一遍目录，心中就已十分感慨。金人元好问曾有一句诗：“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古代的书家，和许多技艺一样，往往是家学，父子相传，不肯轻易向外人传授。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代，至今人们依然十分熟悉那句“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压箱底的“绝活”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肯轻易示人，很多古老的技艺传着传着就渐渐式微了，和这个观念恐怕不无关系。而方建勋老师的这本《中国书法十五讲》却恨不得把书法这门艺术掰开揉碎了传授给每一位书法爱好者。

这本书讲得实在太全面了，用方老师自己的比喻说：“如果2023上半年出版的《中国书法通识》是精心挑选了几颗水果送给您，那么下半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十五讲》则是把整盘的水果都端到了您的面前。”两相比较，感觉前者可以看作引领普通大众了解书法，爱上书法的一个通道，后者则可以看作是为所有书法爱好者进阶修习准备的一个阶梯。这样一部书，既可以作为高校讲习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书法爱好者们的自学“利器”，从此再也不必担心误入“歧途”。

苏东坡《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角度看庐山，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美。看山如此，看万事万物莫不如此。《中国书法十五讲》就是从十五个不同角度带领读者认识书法的一本书，每讲一个角度。

这十五个角度又可以分为五个层面。其中“绪论”“书法五体，各有其美”和“书写内容”三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书法发展历史，“点画（线条）”“结构”和“章法与布白”三讲告诉人们如何从形质层面欣赏书法作品，“神与气”“骨肉血”和“情性”三讲则带领大家进入到书法的生命境界，而“笔法”“书写过程”“临帖”“创作与创新”以及“意境与境界”又从审美引领转到实践指导中来了，最后一讲“时代审美与个体选择”由书风变迁为线索对书法艺术作了总体回顾和展望。

从这五个层面不难看出，本书虽然名为书法十五讲，其实是带领读者对书法艺术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领略。五个层面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使人如登山览胜，渐入佳境，不知不觉已凌绝顶。这就不难体会方老师为什么说是“把整盘水果端到了您的面前”。



# 邂逅虚拟偶像，一种人际交往的新现实

文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10月初，在人潮汹涌的CICF×AGF广州动漫游戏盛典现场，舞台屏幕上空降了来自韩国的虚拟偶像组合PLAVE。与人类不同，他们仿佛从韩国漫画中走出来，顶着帅气完美的“二次元”面孔，与舞台下早已热烈澎湃的粉丝打招呼，并演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经典歌曲片段，在现场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欢呼热浪。

随着AI等技术的发展，虚拟人已经形成世界性产业风口，越来越多的虚拟偶像在国内外诞生。“虚拟偶像”是什么？反映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 壹 “虚拟偶像”已很常见

虚拟偶像是指通过绘画、动画、CG等形式制作，并赋予其专属的人设、声音、性格，依托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进行各类活动的人物形象。当下，虚拟偶像已经从音乐平台、游戏、直播等线上场景，走到展览、音乐会、科技大会、发布会等线下活动场合。

根据艾媒咨询的《2023年中国虚拟偶像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2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1866.1亿元和120.8亿元，预计2025年分别达到6402.7亿元和480.6亿元，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随着娱乐需求的增加，在AI等

技术不断迭代的环境下，中国虚拟人产业似乎迎来新的春天。

与时下流行、需要由“中之人”（操纵虚拟主播进行直播的人）来实现唱歌、跳舞的虚拟偶像不同，虚拟歌手的声音是由技术合成的。早在2007年，虚拟歌手“初音未来”依托于雅马哈的VOCALOID引擎诞生，迄今已经推出13万首歌曲。

在中国，虚拟人中处于“顶流”的是同样依托于该引擎的洛天依。此外，还有乐华推出的A-SOUL、讯飞音乐推出的AI虚拟歌手Luya、百度推出的国内首个可交互虚拟偶像度晓晓、元圆科技推出的国风虚拟数字人天妤等。

## 贰 技术是虚拟偶像的“骨和肉”

虚拟偶像团队PLAVE的执行制作人诸永宰介绍，PLAVE是五人组合虚拟偶像，2023年3月以歌曲《Wait For You》出道，8月以迷你专辑《第六个夏天》回归。

与许多活跃在线上平台的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一样，PLAVE成员的漫画形象背后，有活生生的人——也就是由“中之人”扮演，通过CG动画和运动捕捉技术实现与粉丝的互动交流。和真人偶像团体一样，他们也会发实体专辑、上打歌舞台、参加电台节目、录制制作翻跳视频等，每周还会进行两三场直播。

依托于专业技术和设备的虚拟偶像并非一直是完美无瑕的，有时设备也会出错。记者发现，PLAVE在直播过程中因设备出现瑕疵而导致穿模的搞笑视频在视频平台Bilibili上意外地出圈。粉丝们对这种时不时出现的技术小意外接受良好，很多人因为男团成员趣味幽默的应对而更加“上头”。

由于PLAVE的活动基底在于虚拟和运动捕捉技术，公司有着

虚拟歌手“初音未来”  
图片来自网络

一般经纪公司里没有的技术团队，而且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并与内容制作和A&R团队紧密合作。”诸永宰说。他认为，支撑虚拟偶像的关键是技术和运营，两者缺一不可，“要是技术相当于骨和肉的话，运营就相当于灵魂。技术的发展可以助益运营的发展，歌手和内容团队的点子也可以促成新的技术开发”。诸永宰透露，公司正在筹备PLAVE明年举行的“单独演唱会”。

虚拟偶像组合PLAVE  
来到漫展现场  
CICF×AGF主办方提供

粉丝与虚拟偶像立牌合影 CICF×AGF主办方提供

## 叁 “和我们的脆弱有关”

对于虚拟人的盛行，有一些声音表达了忧虑：当人们过度迷醉在虚拟关系中会不会导致某些问题出现？20世纪80年代，旅法日本心理学家Hiroaki Ota发现了“巴黎综合征”，日本人对巴黎的热爱由来已久，对西方的生活方式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当旅游者真的到了巴黎，发现真实的巴黎和他们想象的差异巨大时，就会产生心理疾病，表现为恶心、失眠、抽搐、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自卑感、蒙羞感等。这种病症被人们延续到对虚拟关系的讨论中。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与虚拟产物建立关系？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雪莉·特克尔曾写道：“我们与社交机器的邂逅……所引发的回应，和机器的能力无关，而和我们的脆弱有关。”

有学者认为，粉丝对虚拟人的迷恋与“拟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有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心理学家提出这个概念，用以描述某些受众特别是电视观众对其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产生某种依恋，并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



虚拟偶像的你才会爱自己。

羊城晚报：如果这样理解，虚拟偶像或者虚拟关系反而是人们现实处境的缓和剂。

李薇婷：对，像我忧郁的时候，我上班很累的时候，我会想要听我的偶像跟我讲的话，我就不会再忧郁，我能移情，我还能“嗑CP”。看完我喜欢的偶像，我明天还会好好去上班。我觉得真正要解决的是现实人生的议题，而不是一味排斥虚拟偶像、虚拟社区。

李薇婷[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

## 为什么他们喜欢投入虚拟的快乐？

### 从追星行动中获得爱的证明

羊城晚报：当下，怎么看待虚拟偶像的真实性？

李薇婷：我不会说它们是假的或者是真的。虚拟偶像本身就是一种真实地存在于数据空间的存在，因为它们一出道就是偶像，有外在形象，有作品。只是有的粉丝对虚拟的呈现有兴趣，或者被他们的特质吸引。

羊城晚报：粉丝从虚拟偶像中获得的乐趣和满足，与从真人偶像中获得的有何不同？

李薇婷：这因人而异，但没有太大的分别，都是一种爱的感觉。爱的反应，他们一样会去看虚拟偶像的直播和社交账号。可能有人会问，你不能触摸到虚拟偶像，这难道不是一种差别吗？但反过来，能够对虚拟偶像感到有需求、有乐趣的人，并不需要这种真实的接触，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种形态的“人”，就喜欢二次元的维度。逻辑也许应该倒过来，因为不是真人，

所以才喜欢。

羊城晚报：粉丝能够从虚拟偶像追星行动中获得什么？

李薇婷：你会得到你爱的证明。粉丝中也会有“等级制度”，如果你是跟得比较紧、资源获取比较多的粉丝，甚至成为了“站姐”或者“站哥”，在粉丝群中你会有成就感，在跟其他粉丝的关系中、在行动和分享中获取满足感。而更直接的是获取个人心灵和成长的力量，因偶像展现的品质而生向往，或者因相似的特质而获得身份认同。

虚拟偶像和虚拟歌手是两种不同的案例，因为基础建设和运作模式不一样。如果是网络歌手“初音未来”，这种投射就更强大了。因为粉丝可以用引擎制作“初音未来”的歌曲，从而传达自己的理念。它就是粉丝的集合体，一千万个粉丝就有一千万个“初音未来”。普通的偶像还有自己的私生活，但虚拟歌手不存在这种东西，它就是粉丝的极致，也是偶像中的极致。

虚拟偶像可能无法像真人一样以“肉身”介入社会，但粉丝却可以通过合成器等方式，让它以虚构的方式介入社会。虚拟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呈现，只是这种理想是属于粉丝的，不是属于偶像的。

羊城晚报：这种投射，会因为是虚拟偶像就弱一些吗？

李薇婷：虚拟偶像这个话题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有些前提要先抛弃：第一，因为它是虚拟的，所以

### 真正要解决的是现实人生的议题

羊城晚报：从虚拟偶像到虚拟人、虚拟宠物，以及像动物森友会这样的虚拟游戏社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与技术产物建立关系和联结？

李薇婷：可能韩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可以提供某些层面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倦怠社会”。可能就是因为现实社会很累，真实的人生很辛苦，所以他们宁愿投入虚拟的快乐，因为虚拟的世界让他们有重新建立关系的可能。如果我不想跟现实中遇到的人交往，我就去动物森友会里跟更相像的人交往。

虚拟世界的投入和风险其实不低，也可能会被其他粉丝拒绝、虚拟偶像“毕业”等情况出现。喜欢虚拟偶像不会被拒绝只是一个表征，为什么他们这么怕被拒绝才是

问题所在。其实人之所以怕被拒绝，害怕关系会破裂，就是因为在现实人生的关系很难维持，难以迎合社会标准。可是在虚拟社群里，这些标准会被搁置。这里给了一个新的可能，让他们去重新建立自己，重新寻找自己更想要的关系。

羊城晚报：那么沉浸于虚拟关系会有脱离现实生活的危险吗？

李薇婷：如果回到“御宅族”（亚文化爱好者）的研究，其实并没有，很多御宅都有工作、朋友、伴侣和家庭。后来引发日本社会讨论的“家里蹲”，其实并不是御宅族的问题。不喜欢虚拟偶像的人，也有机会变成家里蹲。

从某种程度上说，问题的逻辑反而倒转，只有爱一个东西你才能延续你的生命，热爱

### 洞见

#### 从方法上讲，本书的叙述大抵是采用思想史的方法

的朱次琦则相对冷清，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最近，李辰出版《九江学派：晚清思想标本》一书，应该是中国大陆首本研究九江学派的专著，填补了晚清岭南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本书对九江学派进行了全面的综述，主线则始终紧扣该学派灵魂人物朱次琦的学术思想。

论述涉及九江之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九江之学的宗旨究竟是什么？简朝亮认为是“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康有为认为是“以躬行为宗”“以经世救民为归”。显然，简朝亮看重的是九江之学在晚清实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

从方法上讲，本书的叙述大抵是采用思想史的方法。民国以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思想史与哲学史有所不同，哲学史有时可

## 一本九江学派研究的拓荒之作

□毛朝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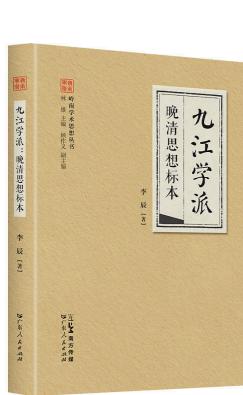
思想史书写的一贯传统。

在书中，李辰不仅运用了朱次琦、简朝亮、康有为本人的年谱、文集，而且广泛运用了正史、方志、书院志等各种史料，还在多处运用了民国期刊资料，这极大地扩大了传统经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史料范围，从而更加令人信服地得出研究结论。

此外，本书的语言也清新自然，富有感染力。尽管本书在史料与分析上都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但往往能以平易晓畅的语言出之。例如，本书开篇叙述岭南学术传统，上溯汉代，下迄晚清，只用通俗的语言进行概括，很少直接引用古典文献，大段引用更是少之又少，其用意显然是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第一章第一节共计只做

了三处脚注，想来也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繁复称引，避免“掉书袋”的学究习气，力求通俗易懂。

如果说本书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关于九江理学的渊源，似乎仍缺乏足够清晰的说明；第二，关于九江学派第三代弟子中代表人物的叙述有所不足。至于九江学派的第三代弟子，面临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他们中有些人留下大量文献，如梁启超、邓实、黄节；有些人的著作长期束之高阁、无人整理，如伍庄、张启煌。要系统整理、爬梳这些文献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要从复杂的流衍中勾勒出九江学派第三代学人的整体面貌也必将是一桩极具挑战性的学术事业。



广东在晚清民国的政治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与它在学术思想上的突飞猛进密不可分的；而在晚清岭南学术思想史上，陈澧与朱次琦是双峰并峙的一代宗师。新世纪以来，陈澧为首的东塾学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两岸出版的有关陈澧、学海堂与东塾学派的专著至少已有十余种之多。相比之下，同为晚清粤学巨擘